偷来的缘

□资柏成

1 牛德古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。由于饥饿，他有气无力，心慌意乱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时值中午，南方的天气，烈日当空，热浪逼人，空气中一丝风屑也没有。牛德古肆意地光着膀子，汗水顺着他那黝黑的皮肤滚落下来。他一手抓着自己身上脱下来的湿漉漉的上衣，一手拿着张小纸条，他正按照小纸条上记下的已被汗水浸湿的模糊不清的文字和符号，仔细找寻着他要找的街道及门牌号码。

那是在前天晚上，肺癌晚期的母亲把牛德古叫到床前，说："古伢子，你妈我快不行了。可我还有两件事一直放心不下。一件是因为我这个病恹恹的身子，没能为你娶个堂客进屋，让你至今还打着光棍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7年前，你得急性阑尾炎那次，我钱不够，就从我的一个老姐妹那儿借了1000块钱，才救了你这条命。我想攒了钱还她，却不晓得我这个病又是这么费钱，这件事硬是拖到今天。也不知道她现在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她还有一个女儿，长得很俊俏。当时我还想，她要是给你做堂客多好。后来听人说那女孩儿已有了男朋友，唉，真可惜。"说着，老太太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，递给牛德古："这是我这两年卖鸡卖蛋积攒下来的1000块。"停了一下，她又郑重地说道："这是救你命的钱，你一分也不能动，一定要分文不少地还给人家。"

"妈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明天我就去还钱。"牛德古说着将钱揣在怀中，说："那阿姨叫什么名字？""她叫尤小花。""尤小花阿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我到哪儿去找她？""你尤阿姨就住在县城。我只知道怎么走，却叫不出具体地址。"母亲眯着眼睛想了好一会儿："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你下了长途汽车，从汽车总站出站口的大门出来，往右拐，有一个包子铺，过了包子铺又往右有一条小巷子，顺着小巷子一直走到底，走过一个十字路口，进入一条叫什么龙泉路的一条大道，再往前走，经过一个老电影院，再往左拐，又进入一条巷子，这条巷子好像叫民什么街，大概走过十几个铺面，就到了。你尤阿姨住的是老式平房。大门口有棵歪脖子樟树。"牛德古从日历上撕下一张纸，用笔将线路勾勒出来，再将这片小纸小心翼翼地放进上衣口袋里。他知道母亲的心思："妈，我明早就去归还尤阿姨的钱，您等我回来。"

第二天一大早，牛德古向妹妹牛英交代好护理母亲，便匆匆忙忙去往县城。当他随着人群挤出车站，站下来辨清方位往右拐的时候，被一个拄着双拐的老人碰了一下。那老人可怜地向他乞讨。牛德古心地善良，见不得这种情景，便摸了摸自己的口袋，想找点零钱打发他。可摸来摸去，却没有一分钱零钱，他抬起头，本想表示歉意，对方却乞求地盯着他手中提着的水果和糕点盒子，于是他只好将给尤阿姨的东西递给那个乞丐。乞丐接过礼品，竟一声谢也没有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牛德古摇了摇头，苦笑了一下。

又走了一段路，他感觉肚子有点饿了，抬眼看到不远处有一卖包子的，一高兴三步两步奔了过去："老板，来两个包子。"他准备先解决肚子问题。卖包子的汉子装了两个大包子递给牛德古。牛德古左手接过包子，右手伸进外衣口袋里掏钱，一边掏钱还一边说："老板，我这可是大钱，麻烦找零。"他记得清楚，除了1000元要还的钱，他自己还带了600元。然而，他摸了半天，发现所有的兜都是空的。他猛然反应过来，刚才递东西给乞丐时，感觉有人从背后碰了一下自己，而当时自己的注意力都在乞丐那里。

"还要不要？"卖包子的汉子见牛德古摸了半天没有摸出钱来，便有些不耐烦地问道。"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正在找。"牛德古见汉子不耐烦，连忙赔陪着笑脸说。同时，将手伸进挎包里，挎包里那个用布包的小包包还在。他心里想：幸好还在，要不怎向妈交代？他下意识地将那1000元掏出来，数了数，确定没少，才从里面抽出一张100元的大钞递过去。

卖包子的汉子正要伸手接钱，牛德古突然想起母亲说的话。他把递出去的钱迅速收了回来，并对那汉子说："对不起，我的钱被小偷偷了，没有钱，不买了。"汉子指着牛德古手中的那张100元大钞说："你这不是钱吗？怎么说没钱呢？"牛德古说："这是要还债的钱。这是人家的钱啦，我不能动。"汉子见牛德古把钱又收了起来，知道自己的包子是卖不成了，他拿过塑料袋把包子重新倒回笼屉里，话也不客气起来："揣着大钱不花，宁愿饿肚子，脑瓜子有毛病。"

牛德古逃跑似的快步走了。

2 县城的变化日新月异。牛德古拿着纸条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那些街道的影子了。小纸条是放在贴身上衣口袋里，出站时的拥挤让他出了一身大汗，汗水将衣服湿透了，小纸条上的字迹也被汗水浸透，模模糊糊很难辨认。牛德古只好半猜半忆，母亲的描述中一条叫民什么街的，还有就是尤小花家门前的一棵歪脖子古樟树，还让他留有印象。他见人就问"民什么街"和"门前有歪脖子的古樟树"以及"尤小花"。经过打听，全城叫"民×街"的有两条，但都改了名，一条叫"民主大道"，一条叫"民生大道"。他用了几个小时走完了"民生大道"，挨户查找，结果谁也不知道一个叫尤小花的人，也没发现歪脖子古樟树。天黑以后，他没钱住旅店，就又回到车站迷瞪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他决心要走完"民主大道"。由于饥饿和酷暑，他每迈出一步都感到吃力。想找个地方坐下休息一会儿，举目望去，却连一棵树都没有，他沮丧极了。忽然，不远处一座土坯小平房吸引了他的眼球，但母亲说尤阿姨家门前有一棵歪脖子樟树，可这平房前没有树，也许也不是。他边想边向小平房挪动着脚步，走近才发现门前有个树墩。是不是门前的那棵歪脖子樟树被人砍了？留下这树墩？

牛德古来到了小平房门口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一屁股就坐在那平房的门槛上，并顺势将身子往后一靠，想小睡一会儿。可就在他身子接触大门的一刹那，背后的门突然开了，他四仰八叉倒进人家屋里。他本能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拼命向前跑。当确定没人出来时，他又回到小平房跟前，但并没有直接进去，而是躲在一旁观察。房子里外都一片寂静。他很奇怪，为什么这门既没有拴也没有锁？牛德古又想，如果主人在家，自己是否可以向主人讨一点东西充饥？如果主人不在家，那自己找点东西吃，这算不算偷呢？想到一个"偷"字，他立即打了退堂鼓。不行不行，再饿也不能偷，自己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丢人的事。牛德古正胡思乱想着，突然，一只大花猫叼着一个什么东西从里面窜了出来。他仔细一看，那猫叼着的正是一根火腿肠。他咽了咽口水，心里想，要是自己进去拿根火腿肠吃了，就当是让猫叼走了，不也一样？即使不吃火腿肠，喝点水总行的吧？如果没有开水，喝一碗自来水也行。

他将身子隐蔽在门外，伸出右手往门上轻轻地、试探性地叩了叩。没人应。他继续敲门，一下比一下重，一下比一下急。还是没有反应。他对着屋内轻轻地喊道："屋里有人吗？"一连喊了几声，里面还是没有声音。牛德古朝四下里望了望，并有意地大声咳嗽两声。大街上有三三两两走过的人，都只顾自己走路，谁也没有看他一眼。他这才蹑手蹑脚地进了屋，并反手把门轻轻地关上。

毕竟是第一次未经许可就进入陌生人的家里，牛德古的心跳得特别厉害。他被本能驱使着走进了餐厅，餐厅正中桌子上有一截黄瓜，还有一个冷水瓶，瓶子里盛了半瓶冷开水。他原本想桌子上有剩菜剩饭什么的，可除了这半截黄瓜和那瓶冷水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他想起猫叼的那根火腿肠，也许厨房里有吃的东西？见厨房门关着，便走上前去推开厨房门，不想门刚开了一条缝，一股怪气味差点把他熏倒。他赶紧用手捂住鼻子，但他马上觉得眼前的事情好奇怪：为什么这厨房的门关得这么紧？为什么有这么呛人的味道？他隐隐约约感觉到，这屋里一定发生过什么事。他决心要到厨房看个究竟。当他再次走进厨房，仔细一看不打紧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：只见厨柜左边黑咕隆咚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位姑娘，那姑娘浑身是血，脸色惨白。再一看，姑娘手腕上有一个刀口，刀口上还在汩汩地流着鲜血，旁边还有一张白纸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遗书。

牛德古长到了29岁，从没见过这等情景。于是他连忙掏出手机，刚把报警号码拨完，又犹豫了。他心想：如果自己拨了报警电话，警察就会来，就会问自己怎么知道这里有人煤气中毒，或者自杀什么的，自己该如何回答？说自己进来找水喝，找东西吃，偶然发现的？虽然是实话，但警察会相信吗？那一个"偷"字，好像无论如何是躲不开的，自己的名声可就完了啊。想到这里，牛德古害怕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忽然厨房里传来一声呻吟，把牛德古吓了一大跳。他立即跑进厨房，见那姑娘的手指竟微微动了一下。啊？姑娘并没有死啊！一阵激动，牛德古什么都来不及想了，他上来了牛劲，一把抱起昏迷中的姑娘，冲出房间，招手喊了辆出租车就往附近的医院赶。

3 "快、快、快，医生，这个妹子煤气中毒了，你们赶快抢、抢救。"牛德古人还没站不稳，便对一个医生语无伦次地说。见惯了这种状况的龚医生很沉着："你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"牛德古说："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""她是你什么人？""我、我不认识她。""那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她的？""这个、这个……"这时，姑娘的喉咙里"咕咚"了一下，似乎要断气似的。牛德古见状，"扑通"一声跪了下去，哀求道："医生，求求你了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赶快救人要紧啊！"龚医生满腹狐疑，但还是挥了挥手说："好啦好啦，你赶快去挂号。"

牛德古立即站起来冲出去挂了号。龚医生又开出了住院单和好几张检查单，叫牛德古赶紧去交费。牛德古又犯了难。忍饥挨饿两天都没动钱，要是交了费自己拿什么还债？医生催促道："快去呀，还磨磨蹭蹭干什么？不交费，人可救不了，这是规矩。"牛德古听医生说不交费就不救人，心一横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交费处，结果要预交3000元才能办理住院手续。

"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……"牛德古都快哭了。工作人员想也不想，说："有多少先交上。剩下的打个欠条，压下你的身份证，然后赶快回去筹钱。"

牛德古只好又回到急诊室，龚医生对他说："病情很严重，属于深度煤气中毒，由于失血过多，需要立即输血，晚来一会儿，她的小命就没了，现在人已送急救室了。"龚医生又说："交费了吗？"牛德古只得把交费单交给龚医生。

龚医生接过单子一看，面有愠色道："交这么点钱怎么够抢救？救人还不多带点钱。""我真不认识她。我，我是偶然进她家才发现她，送来的。"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，对龚医生说："那个煤气中毒的女孩的血型是AB型，库存AB型血不够……"牛德古嗫嚅着说道："我好像……是AB型血。要不抽我的血，行吗？"龚医生说，"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她吗？还要给她献血？""是不认识她。"牛德古头更低了，接着又抬起头大声说："不过救人要紧。""好，马上验血，血型相符立即输血。"龚医生对护士吩咐道。"那你也还得赶快把钱补上啊，知道吗？"

4 牛德古给那姑娘献了血后，居然虚脱了。医院也很人道，对献血的人免费提供牛奶面包和香肠。这可是救了两天没吃饭的牛德古。他决定趁此机会回家，反正自己也救了她，1000块也变成了医疗费，还到哪为她筹钱？自己也不认识她啊。他庆幸自己离开了医院，离开了那位不认识的姑娘。但还没高兴十分钟呢，牛德古又不安起来。他想：自己就这么走了，那姑娘怎么办？她还处于昏迷状态，还没有脱离险情，她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谁照顾她呢？更何况治病疗伤需要钱，可她昏迷不醒，她自己怎么筹措医疗费……牛德古心里慢慢又同情这个姑娘了，甚至对她有些牵肠挂肚了。

牛德古赶到家中，已是深夜12点多。牛英见哥哥回来了，从床上爬起来。"妈睡着了吗？"牛德古小声问。"是古伢子回来了吧？"正说着，屋子里面传来母亲的声音。牛德古立即跑进里屋，站在母亲的床前。"怎么样？找到你尤阿姨了吗？"母亲问。

牛德古都不敢看母亲的眼睛。他觉得这件事肯定会惹母亲生气，编个谎话哄母亲吧，可自己偏偏生来就不会编谎话。无奈之中，他只好将自己进城以后的诸多遭遇向母亲述说了一遍。出乎他预料的是，母亲相信了他的故事，没有骂他，反而对他说："古伢子，你做得对啊。"停了一下，又问道："那姑娘的父母知道这些情况吗？"

"我走的时候她还昏迷呢。她姓什么叫什么，哪里人，为什么要自杀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，我都不知道。""可怜那姑娘啊！"随着母亲的长叹，牛德古也是一声长叹。他对母亲说了住院费还差2000元，自己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弄钱。"因为没有办法跟她的家里人联系，医院又一个劲催着交钱啊，说交不足可能要停止抢救。"

听了儿子的话，母亲好像陷入沉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对牛德古说："古伢子，你把我的那个银行存折拿来。""拿那个干什么？"牛德古不太情愿地说道。"我叫你拿来就拿来。"母亲说完又咳嗽起来。牛德古大概知道母亲的想法了，乖乖从衣柜的抽屉底层拿出那个存折。母亲并没有接存折，而是说："你把这上面几笔钱加到一起，看有多少。""一共2842元4角3分钱。""拿这些钱给那姑娘交医疗费吧。"牛英有些着急地说："妈，不行不行啊，坚决不行！这可是您的寿料钱。""别说了，救命要紧。"母亲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。"妈，可是您的寿料我已经看好了，过些天我就要找辆汽车将它运回来。到时候没钱怎么给人家？"牛德古心里非常明白，母亲患的是肺癌晚期，属于她的日子可能不多了，这时候把寿材钱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治病，自己可能都没有时间给母亲筹钱置办寿料。

母亲含着眼泪对一双儿女说："孩子，我反正一把老骨头了，买不买寿料都没关系，送火葬场一把火烧了。城里人不都是这样？可人家姑娘在医院里，咱们不能不管呀。人啊，能帮人还是要帮……你们听话，就是孝顺啦。"母亲又说起牛德古小时候被好心人帮助的事情。看着虚弱的母亲，牛德古站了起来，说："妈，我明白了，听你的，我现在就去取钱。"

5 经过一天一夜的治疗，姑娘终于苏醒过来。恰巧，姑娘醒来时牛德古不在病房。姑娘见自己躺在病床上，打着点滴，便向站在一旁的谭护士问道："我怎么啦？这是在哪儿？""你在医院，有人把你从家里救出来的。"谭护士反问道："姑娘，你漂漂亮亮的，年纪轻轻的，有什么事想不开，要自杀呢？""什么，我自杀？""是呀，背你来的那位农民工还从你身边捡到你写的一份自杀遗书。""遗书？""是钢笔写的，写在一张白纸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什么地方？从事什么职业？""我叫申雪……"姑娘正要往下说，牛德古走了进来。牛德古看见姑娘苏醒过来，非常激动，走到床边笑道："醒来了，你终于醒来了。"

申雪望着眼前这个憨厚的汉子，一脸的茫然。谭护士见状，指着牛德古向申雪说道："是他把你送来的啊！"申雪看了看牛德古，又看了看谭护士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谭护士说："他还为你交了费，为你输了血。"牛德古却不笑了："那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自杀呢？"牛德古憨头憨脑地问，边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拿出那张纸条，展开来，递给申雪。

申雪看着"遗书"，说道："这不是我写的！我没有自杀，我为什么要自杀啊？"正在这时，一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走了进来。看见申雪，他急走两步来到床前："才两天没见啊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"他叫方道，不仅是县委办公室的主任，还是申雪的男朋友。

申雪见到方道，有些生气，"要不是这两天老是找不到你，也不至于……"

方道却是一眼看见了站在旁边土里土气的牛德古，问道："他是谁？""不认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"申雪也打量着牛德古。"我……牛德古。我不过是……是路过申雪家，想找点水喝，就发现她了……"牛德古磕磕巴巴地不知道该怎么说。

方道冷笑道："救命恩人？别编了！你是个贼！你是要去偷东西，发现有人你怕报警，就杀人灭口，还伪造了一个自杀的现场！""那他为什么又要救我呢？"申雪又怒又惊，但还没完全糊涂。"这就是这种土贼聪明的地方。按照通常逻辑，他偷了人家东西，又杀了人，逃走是最佳选择。而他却违反常理，把你送医院，他这是要给人一个错觉，觉得救人的不会是贼和杀人犯。你看你这遗书，这是你的字吗？分明是他伪造的。"

牛德古完全蒙了，"不！我不是贼，我就是进去找点水喝……"方道掏出手机，边拨电话边报警。10分钟不到，两位威武的警察就到了，他们把牛德古带上了警车。

这边病房，方道从申雪手里拿过"遗书"看了两眼，说这手法也太拙劣了，随手便撕碎，走到卫生间扔进了马桶，"哗"的一声，冲走了。申雪觉得方道很怪异，便揶揄道："你这是毁灭罪证啊。"方道说："这东西留着不吉利……"话音还没有落，一个浑厚的声音接道："是不吉利，可惜水是冲不走的。"

随着话音走进来的，是市纪检委的副书记汪铭，还有县刑警支队的队长于宣同。方道看见这两个人，脸色煞白，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："我刚举报了一个嫌疑人，就把两位惊动了？"汪铭说："惊动我们的不是别人，是你。"原来，这方道虽然聪明伶俐，却是家境贫寒的山里娃子，与申雪大学同窗。申雪和母亲喜欢小伙子心气儿高，就让方道住在家里，培养他读完了大学又继续读研。他也果然争气，研究生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，直接进了县委机关，两年后便升了职，可谓前途无量。谁承想，这方道却极其不靠谱，升了官贪污腐败不说，还是好色之徒，最后发展到要抛弃恋爱了5年的申雪。据说有个女的忒狠，把和他的一段"情缘"拍成了"床戏"，并将这段视频作为逼他成婚的筹码，逼得方道没辙。但申雪与他真心相恋，怎能放手？一边催得紧，一边不同意，申雪的母亲也气得一命归西。这方道，看甩不掉申雪，便生出了杀人灭口之心。于是在那天，他先在申雪的杯里放了安眠药，然后在她睡着后将她背进厨房，关紧门窗拧开液化气，放好假遗书。可恶的是，他还怕申雪不死，走出屋门又返回，用刀割开了申雪手腕的血管。其实，方道已经进入纪委视线，那天进出申雪家的时间和行踪，以及后来牛德古的进门和后来救申雪，都被监控摄像采集到了。而且，方道紧张之下，忘记了申雪是左撇子。也正是这个细节，证明申雪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申雪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果然伤口在左手腕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听完汪铭的一番话，方道露出了绝望的表情。

6 牛德古从派出所走出来，没想到第一眼看到的是申雪。"牛大哥，我们素不相识，你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叫我怎么感谢你？"姑娘有些哽咽。"也许，他也是急的。谁遇到这种情况不着急啊？"申雪见牛德古这样评价方道，心想，眼前这小伙的确太善良、太仁慈了。他眼里的世界都是美好的，人与人之间也没那么多的不信任，更没有尔虞我诈。

申雪想起牛德古说，来县城是为了找人，就问："你妈要找的那个人住在哪里？兴许我能帮你打听。""是民什么街的，门前有棵歪脖子樟树……""如果我没猜错，那是民主大道39号。""这么说你知道这个地方？""我不但知道这个地方，我还知道你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——尤小花。""对呀！哎？你认识尤小花？"牛德古惊讶地问。

申雪按捺住兴奋，对牛德古说："唉，你要找的人就是我妈呀。""啊，你妈？那那……怎么办？我没有1000块钱还她了！"牛德古着起急来。"什么呀，你不是为我交了医疗费了吗？""一码事是一码事。"

申雪鼓起嘴："那好，你可以还，但你也要领我到你家，我一五一十地把你为我交的医疗费一分不少还给你妈妈。""这个……"牛德古感到情况有点复杂。

申雪忽然含着眼泪："牛大哥啊，我来就是要专程登门拜访伯母，她老人家实在令人敬佩，我要当面感谢她老人家，养育了你这样一个诚实、厚道的儿子。"

夕阳下，穿过杂乱的小径，一座低矮的小房出现在申雪眼前。她不敢相信这就是牛德古的家。想起牛德古母子为自己交医疗费，那几千元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，可对比这个家显得多么沉重。

"要不你等一会儿，我进去把母亲搀出来吧。"牛德古见申雪在屋前愣神，以为她会嫌家里不干净。申雪这才回过神来，抬起手擦擦眼泪说："不，我进屋看望伯母。"

昏黄的灯光下，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妇人躺在床上，申雪立即扑上前去，"扑通"一声跪在床前，哭着喊道："伯母！"牛德古说："妈，你看谁来了？"母亲慢慢地睁开双眼，盯着申雪仔细地端详着："这姑娘是谁？"

"伯母，我是尤小花的女儿啊。"

"什么？尤小花的女儿？"母亲特别激动，喘着粗气，颤颤地想坐起来。牛德古弯下腰，轻扶起母亲让她斜躺着。母亲挣扎着伸出瘦骨伶仃的手拉着申雪："孩子，你、你妈还好吗？"申雪哽咽着说："伯母，她前年就离开了人世，临死前，还念叨着你啊！"

"伯母，我对不起您！当年是因为我嫌您家里穷，谎说自己有了对象。我真浑蛋呀。"申雪说完紧紧抱住牛德古的母亲号啕大哭，"后来我找了一个县政府的，满以为会幸福美满，谁知这个好色贪财的家伙，尽做一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情。""那现在你们怎么样了？"老太太强打起精神看着申雪。"别提了，"牛德古在一旁答道，"那人就是伤害申雪姑娘的凶手，已经被抓起来了。"

突然，申雪再次跪在地上，并一连往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，含泪道："伯母，如果您不嫌弃，从现在开始我就做您的儿媳。"母亲激动地说："姑娘，我愿意！愿意呀！日思夜想地盼着儿媳进门啊。古伢子，你听到了吗？申雪姑娘愿意嫁给你。"牛德古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，他的身子都有些颤抖："妈，太，太好了！我一辈子……都会，好好待她。""嗯，嗯，我放心了。"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头一歪，吐出了最后一口气。

牛德古、牛英、申雪三个人同时哭喊道："妈！"

广 告

阳光

2015年第一期
（总第二百三十七期）
社长/主编 徐 迅
副 主 编 王树清

特别推荐 隐形的翅膀……张逸云
中篇小说 村姑……容三惠
扬起你的鞭子……李其珠
短篇小说 坚强的女人……黄静泉
老年房……青 梅
散文随笔 忆谈判年月（外一篇）……石 英
花城记（外三篇）……卓 玛
一扇打开又关闭的门……李集彬
阳光论坛 浅谈——中国煤矿文学发展史……成善一
诗 歌 黄河峡谷走笔（组诗）……温 古
风拍大西北（组诗）……支 禄
萧风的诗（组诗）……萧 风
在春天的流域（组诗）……刘惠生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九区一号 邮编：100013
阳光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gmag
电话：(010)64463817（传真）投稿邮箱：ygmag@126.com

大型文学期刊
清明
二〇一五年第一期目录

清明特稿……赵宏兴
中篇小说专号
荒原情歌……卢一萍
暗伤……孙敏瑛
空城计……文星传
无家别……刘太白
我来拯救你……丁 力
黑羊礼……王佩飞
2009年的招生……程维佳
小静的奔跑……潘绍东
刀客……水 墨
落叶……青 禾

主编：舟扬帆。副主编：赵宏兴。主管、主办：安徽省文联。社址：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6楼。邮编：230001。电话：0551—62885559。邮发代号：26—30。单价：15.00元。统一刊号：ISSN1005-7943。

大型文学期刊
長城
二〇一五年第一期目录

小说界
金银花殇（中篇小说）……向本贵
羊头案始末（短篇小说）……孙青瑜
挣扎（中篇小说）……王 族
幸福浴园（短篇小说）……王保忠
天堂里的雪山（中篇小说）……刘玉峰
狐狸的香袋（短篇小说）……嘉 男
搭上这趟车（中篇小说）……康志刚
蛇欲飞（短篇小说）……李文斌
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
辉煌的颓圮："长安叙事"或"西京故事"的今与昔……张清华等
文学品质 细节的力量……陈晓明
文情关注 历史的深度再现与反思……王春林
矮纸斜行 浩荡风中的气息（外一篇）……张新颖
经典常谈 重读《死火》……田建民
散文随笔 阅读札记……马 拉
大舅……张映勤
寻找真实的韩复榘……王春来
鲁迅与林纾的"骂人"……田 天
团圆……宁 雨

邮发代号：18-66。地址：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，邮编：050021。电话：0311-85803609。邮箱：changcheng79@126.com。

黄河文学
二〇一五年第一期（总第一百八十期）目录

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
在丰桥的密林中……祝 勇
沉埋越千年……刘海鸥
香格里拉心灵（摘选）……庞 培
随笔六则……车前子
陕北：传说历史和谜……史小溪
飞驰在山崖上的尼巴少年……白玛娜珍
散文的"秘密所在"（主持人语）……杨永康
读典笔记 认识生命从热爱生命开始……智 然
专 栏 余彭年：全部捐献……王 志
小 说 王金兰坐在阳光下……阿 舍
赵本德的混乱……周亚军
我家就在岸上住……言 子
勾魂的盘子……李兴泉
第七个隧道……泣 河
散 文 最后的行走……王新华
她们仨……李新立
故土……陈永平
水荷……周 伟
飘落的亡灵……李清明

投稿信箱：hhwxxs@163.com（小说）、hhwxsw@163.com（散文）、hhwxsg@163.com（诗歌、评论）。电话：0951—6888593、6888599。发行联系：苏先生。地址：750011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8号银川市文化艺术中心东楼。